



民兵爆炸隊

羅永期 著
山東人民出版社

822
1731

民兵爆炸队

翟永珊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济南

內 容 提 要

一九四五年春天，盘踞在胶东的鬼子，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，集中了一部分兵力，重新占据我黄海边上的一个山区，企图在这里修筑工事，控制这一带沿海地方。我当地民兵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向敌人展开了一零五天的爆炸战，使鬼子的阴谋詭計全部破产，直到他們最后失败。

本書通过这一斗争，反映了我山东民兵机智勇敢、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，和他們神出鬼没、惊天动地的战斗故事。

目 录

第一章	霧里枪声.....	1
第二章	奇怪的哨兵.....	36
第三章	黄泥岭的夜晚.....	67
第四章	“子母连环雷”.....	90
第五章	凌收中的一段小插曲.....	114
第六章	听不見的怒吼声.....	145
第七章	人与兽之間.....	168
第八章	勇敢的姑娘.....	177
第九章	政治攻势中的政治攻势.....	201
第十章	善善恶恶.....	224
第十一章	第一百零五天.....	237
后 記.....		250

第一章

霧里枪声

一

十里柳河哟，
一片乱石滩哟，
河南河北有高山哟，
山呀么山洼山哟破呀破哟咳。

山高出俊鳥哟，
凤凰落山巅哟，
俺庄里出了英雄汉哟，
英呀么英名传哟破呀破哟咳。

这支古老的歌謠，在里赤村一带的山区里，已經流传很久了。但是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起来的？又用它来贊美誰呢？却連那些唱它的人都弄不清楚了。然而人們一唱起这支歌来，总是帶着一种亲切的乡土味道和自豪感。……

这个黄海边上的山区，虽然在山东地图上看不到它的痕迹，但它实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区。方圆几十里，全是一座座险峻的山嶺和重重迭迭的丘陵。因此，这里的村庄，也都用

山、亦或谷来命名。就拿里乔村周围的几个村庄来说吧，东面是孙家谷、西面是山后于家、南面是山前梁家……

俗話說得好：“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”这里的人們，用他們勤勞的双手，就在这些高山峻岭上开出地来，种上庄稼，一代一代地生活下来。

抗战开始以后，这一带山村的人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又借着山区的险势，拿着他們的土枪、土炮和地雷，同鬼子和土匪搏斗了整整六、七年。如今，~~附近~~附近的鬼子都已经逃窜了；那些大大小小的土匪司令，也都死的死，溜的溜了。……人們已經好多日子沒有听到枪声。

春天了。村头上一簇簇雪白的杏花，掩盖了战争遗留下来的創痕。山村的人們也都扔下武器，又拿起了鋤头和犁杖，好象已經是太平年月了。

但是，战争却馬上又卷到他們的脚下来了。

这是一九四五年的春末夏初时节。一天过晌，在那蒼龙岭的一条崎岖小路上，急匆匆地跑下两个人来。由于他們走得太快，不时地惊起路旁草丛里的野兔，和那松林里一些不知名的鳥儿……

这两个人，走在前面的名叫于东海，是这个区的武委会主任。他二十多岁年紀，小个子，黑瘦的脸膛，在他一双不太大的眼睛里，閃耀着一股机敏而又明快的光彩。他身穿一套灰色的土布褲褂，一支烏黑光亮的匣子枪，斜插在腰間的皮带上。张眼一看，就知道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。他赶路赶得太急，只累得汗流滿面，不得不將皮带以上的紐扣全部解开，袒露出他那紫黑的胸膛来。

后面跟着的，是于东海的通訊員小刘。小刘只十五六岁年

紀，生得矮矮的、胖胖的，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裏，透着幼稚而又頑皮的神氣。穿在他身上的一件灰土布褂子，顯得特別肥大，幾乎遮住了膝蓋；一條長長的子彈袋和他的小馬槍交叉大背着，每跨一步，它們便在他的屁股上碰得亂響，顯得有點兒拉里拉塌……。這時，他正累得大口喘着氣，小臉兒脹得通紅。但是，那雙頑皮的大眼睛，卻在不住地向身邊草叢裏張望，看裏面會不會突然竄起個什麼玩藝兒。……

太陽西斜，那蒼龍嶺西邊的龍角山碩長的山影開始東移，漸漸地把里赤村前的河灘和土地給吞沒了。于東海在山坡上——邊走着，一邊居高臨下，眺望着山上山下那些干活的人們。看樣子，他正在尋找誰。但是，他沒有找到。

他們走下山坡，穿過那叢生着茂密的樺柳林的亂石河灘，來到了里赤村。一進村莊，便直朝村團部奔來。不料，村團部裏沒人，街門上倒挂著一把大鉄鎖。于東海一見，沒停腳，轉身折往東北，朝青婦隊長王錦花家走去。

王錦花家裏，只有她和媽兩個人過日子。三間低矮而又破舊的小草房，孤伶伶地蹲在村子東北角的山半坡上。但是，她家並沒有因此感到冷落；相反，由於老人家待人誠懇、熱情，在村子里人緣好，一年四季，家裏從來沒斷過串門的人。每年一到春天，她家門旁那三棵樹梢連着樹梢的大杏樹，和門前小園裏的一大簇櫻桃樹都開了花、結了果，人們就各自帶著活兒，歡聚在這清靜、涼爽的樹蔭下面了。尤其王錦花當上了青婦隊長以後，這裏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青婦隊的大隊部，一些小姊妹們一天到晚在這裏噼噼啪啪地說笑打鬧，經常攪得老人們連一句話也聽不清。

現在，青婦隊的紡織小組，正在樹蔭底下忙着，老遠就能

听到紡車嗚嗚的嗚叫和姑娘們清脆的笑聲……

“嗷！于主任來了！”

于東海還沒有走到她們跟前，隊員們便一齊停住了紡車，熱情地向他打着招呼。

“看沒看到長生和天彪他們？”于東海一來到樹蔭下，顧不得向她們講別的，便着急地問道。

“在北山上栽地瓜——我去叫他們！”青婦隊副隊長文菊見他問得那麼急，知道一定有什麼要緊的事情，便連忙推開紡車，轉身就跑。

“在哪兒？我去叫！”小劉一步搶了過去。

“不行！你不認得。”文菊一面說着，一面沿着屋後的一條小路，奔上了山崗，跑遠了。

于東海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，鬆開腰間的皮帶，扯起衣襟擦擦脖子上的汗水。然後，他抬頭向掛在西山上的晚霞望了一眼，不安地撫弄着手里的匣子槍。

“于主任，什麼事把你忙成這樣子——怎麼就象跑鬼子似的？”“快嘴姑娘”趙玉秀，半開玩笑地笑着問道。于東海聽了這話，不由得笑起來，他反問了一句：

“玉秀，難道你當民兵，最忙的時候就是跑鬼子嗎？”

“不！我是說打鬼子！”趙玉秀臉一紅，笑着改過嘴來。

于東海向姑娘們端詳了一下，發現王錦花不在場，便問道：“你們的青婦隊長呢？”

“她呀，她哪里還有心思干這個？”趙玉秀不高興地噉了噉嘴巴。“人家早就不和俺在一塊了！”

于東海聽了一怔，忙問：“她到哪儿去啦？”

“跟着長生他們上山了唄！”趙玉秀回答。

“青妇队长能带头上山，这倒是不坏呀！”于东海顺口称赞了一句。

“喂！哪里是带头上山？还不是恋着长生舍不得离开！”赵玉秀不以为然地把嘴一瘪。她看看于东海没有弄清她的意思，又噗哧一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可你还一点不知道哩！”

“那好啊！可真是很好的一对儿！”于东海笑着说。

“好是好，就恐怕等结了婚以后，长生要拿膝盖当脚走哩！”赵玉秀的话，把大家又都逗笑了。一个姑娘不同意她，摇摇头说：

“不！别看长生平常不说不道，脸皮薄得象个姑娘似的，可要动起真的来，两个锦花也抵不住他！”

“你呀，你是没尝着锦花那个辣劲儿！她只要把眼睛一瞪，连鬼子都吓得打颤哩……！”

锦花的妈妈王大媽，手握着一大把刚从炕上拔出来的地瓜芽子，从屋子里跑出来。显然，赵玉秀她们所说的话，她全都听到了，眼角上堆起了一团幸福的笑纹。

“玉秀！你不用给我嘴快！等俺锦嫚回来，看她不把你的那张快嘴给撕到耳根后！”老人家一面笑着警告赵玉秀，一面热情地把一只水罐送到于东海面前。

“芽子长得很好啊，大媽，连一点黑斑也没有！”于东海把王大媽的芽子接在手里，逐棵地看着称赞道。

“咱穷人就指望拿地瓜当家嘛，芽子长不好还行！”王大媽笑着回答。

“地瓜栽的差不多了吧？”

“嗯！这些是拔给长生家明天栽的。”王大媽回答。她一提

起田长生家来，便叹一口气，接着又絮叨起来：“这孩子！从小就没有妈；好容易跟着爹飢一顿饱一顿地长了十五岁，爹又被鬼子飞机給炸死啦！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，就在俺和天彪家混了这么些年，好在大家伙都是穷人，穷日子过惯了，誰也没挑的……”

田长生的身世，于东海都知道得很詳細。他見大媽一提起他家来，心里又难过了，便連忙用話岔开說：

“大媽，錦花到山上去干活行嗎？”

“哎哟！这个你还用問！”王大媽一听到自己的女儿，臉色馬上又变得开朗了。“說起来也不怕你老子同志見笑！要講登山上坡、挑挑抬抬，俺錦嫗可真敢和个棒小伙子比賽高低；可是要叫她掐針捏綫哪，她鼻子、眼睛都能皺到一块儿！她呀，她一点也不象个閨女样。”

“她还有一样拿手的活儿啦，大媽！”赵玉秀又插嘴說，“要講打鬼子……”

“唉唉！快別講这个吧！打了六、七年，好容易把那些死东西給赶走了，还去提它干什么呢？”

“不！大媽，仗还是得打的。”于东海接过来說，“可不能麻痹呀，大媽！只要鬼子注着一天，仗就一天不能停。”說完，他突然下意識地摸了一把腰間的匣子枪，站起身来，帶着小刘急匆匆地朝屋后的山坡上走去。

在屋后的一道草坡上，蹲着一个牧羊的小伙子，正在亮着他那童音尚未全变的嗓子，高声唱着“快乐的民兵”。他一望見小刘，便呼地从地上站起来，高兴地拖着长音叫道：

“小刘——”

于东海听了，回头笑着对小刘說；

“看！你的那个‘摔跤的朋友’又喊你啦！”

小刘早就看到了这个小伙子，他正急得一双大眼睛在滴里骨碌地乱转，听于东海这么一说，便趁机说道：

“我去看看他吧，一会儿就回来……”

于东海见田长生他们还没回来，便点头答应了。小刘便一手扶住小馬枪托，一手握住子弹袋，三窜两跳跑上了山坡。

于东海望着这一对小伙子见面时那股子热乎劲儿，便想起去年他俩一起参军时的那段故事，不由得又一陣感到好笑起来。

这个牧羊的小伙子，名叫赵振义，論年齡、身材都和小刘相仿，并且他们俩那个精灵、頑皮劲儿，也都分不出个高低来。这两个穷苦的孩子，从小都没有上过学，一天到晚同穷孩子们一起，登山、上坡，干活、唱歌、吵架……都成了村子里的“野孩子王”。小刘是山前梁家人，同里亦只隔着一條蒼龙岭。这两群“野孩子”，經常在蒼龙岭上摆开陣势，扔石头，“打鬼子”。他們越打越有劲，見了面誰也不讓誰。

去年春天，他們俩同时报名参军了。但因年齡太小，都沒有驗上，两个人便一齐蹲在区政府的院子里，哭鼻子、抹眼泪，賴着不走。后来，听说区武委会要留下一个人做通訊員，这下子問題来了。两个人誰也不讓誰，为了比赛誰的力气大，够“資格”，不等干部們到場，便摔起跤来，在地上滚成了一个蛋儿。經于东海一再劝說，好歹把赵振义劝走了，留下了小刘。可赵振义并不就此罢休。有一次小刘到里亦村来送一份通知，被赵振义碰上了，他一吹哨子，馬上围上来一大群“野孩子”，把住路口，不讓他进村。小刘見了，和解地把手一摆，說道：

“我現在已經是八路軍了啊，咱們不好再干这些小孩子玩艺了！”

一句話，把趙振義說得滿臉通紅。他一揮手讓“野孩子”們閃開了路；然後把頭一仰，大模大樣地對小劉說道：

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等兩個月以後看咱的！”

從此以後，趙振義便在村子里參加了民兵爆炸隊。由於他生得精灵而又勇敢，在很短的時間內，便成了一名出色的小爆炸手了。但是，不知為什麼，他們倆的關係卻從此變得愈來愈好，一見了面，總是這樣親熱地纏在一起……

“這兩個小調皮鬼！一定是在談論戰鬥的消息哩！”於東海見他倆蹲在那里正講得起勁，不由得暗自猜想。

這時候，文菊同田長生、趙天彪和王錦花他們，挑着水甬和一些栽地瓜用的家什，已經從山坡上走下來了。

這幾個人，都是全區有名的民兵幹部，出色的爆炸手。當鬼子還盤踞在這附近的行莊時，田長生和趙天彪倆，從來武器不離身，無論上山干活，還是出門開會，都是一手揹着地雷，一手揹着盛爆炸器材的小簍。只要鬼子一出動，他們便隨時隨地把地雷埋上去……王錦花則一天到晚背着她的小馬槍，腰間束着子彈袋。這三個民兵幹部，和在他們領導下的民兵、青壯隊員，個個都是好樣的，不知道有多少鬼子死在他們手里。……

可是現在，他們把手里的武器全都丟下了。只有每人腰間束着的一根紅色的皮帶，還能多少看出一點民兵的痕跡來，噢，幾天不打仗，連他們的思想也麻痺了！於東海突然發現了這點，不由得吃了一驚。於是，他便向跑在最前面的王錦花問道：“錦花，你的小馬槍呢？”

“在家里牆上挂着哩。”王錦花天眞地、毫不遲疑地回答。

“那你們倆的地雷和手榴彈呢？”於東海又問田長生和趙天彪。

“也放在家里。”两个人会意地互相望了一眼，脸一红，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于东海批评他们道：

“鬼子一时不来，你们就把‘劳武结合’都忘了！”

“鬼子不来了，还背那玩艺干啥？”王锦花瞪着她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稚气地问。

“不，要来的！”于东海警告她说，“告诉你，敌人已经快来到了。”

“真的？不！于主任，你是不是看俺们没背武器，来吓唬俺？”

于东海看着她那似信不信的顽皮神气，心里又好气又好笑，便严肃地摇摇头说道：“我就是为这个来的。任务很紧急，走，咱们到这边来谈谈吧——还有你，文菊，你也来！”

五个人来到一个打麦场上。于东海让大家蹲下来，他低声地告诉他们：

“鬼子在蔡阳城和金港两个据点周围，集结了两千多人马。据估计，可能在这一两天之内，就要打过来了。上级叫我们立即做好准备！”

于东海说过之后，看看王锦花稚气的大眼睛里，渐渐地凝聚起一股冷峻的光芒，使他又想起那个战斗当中的王锦花来。他笑着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？锦花，害怕了吧？”

“害怕了？”王锦花一听跳起来，亮开她那又尖又脆的嗓子，大声笑道，“让它打过来吧！正好我的小马枪在甩子里憋得难受哩！”

于东海又以征询的眼光望了田长生一眼，田长生笑了笑，声调平静地说道：

“放心吧，于主任！只要他們敢，咱和他再訂下七年半的合同。”

于东海一听，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。显然，他对这些回答，感到很滿意。他說：

“不过，长生！你的这个合同訂的太长了啊！現在鬼子正在进行垂死的掙扎，他哪能活上那么多天呢！”

其余的人都沒有說話。但是，他們一个个脸上也都在閃耀着战斗前的火一般的激情。尤其是赵天彪，只急得他用那蒲扇似的大手，不住地抓挠着黑亮的脸腮和嘴巴，鼻孔里吭吃吭吃地直出粗气。看样子，他恨不得立刻跑去同敌人干起来呢。

于东海最后指示他們：馬上把民兵和青烟队的队伍整顿一下，检查武器，进行备战；并动员村子里的群众，連夜行动起来，做好空舍清野……

不等于东海說完，王錦花便拉着文菊的手，飞也似地跑进村子里吹哨子集合人去了。

于东海看着錦花和文菊走后，回过头来，立刻向田长生和赵天彪吩咐道：“你們現在也馬上把民兵集合起来吧！”

“行啊！”赵天彪不紧不慢地应了一声，迈开大步就朝村子里走去。

于东海急着要到另一个村子，便也起身走了。他跟在赵天彪后面，赵天彪那粗大的身形，活象半截黑塔似的，相形之下，倒把于东海显得更矮小了。

他們一拐过屋角，便看到王錦花全副武装从屋子里跑出来，吹着紧急集合的哨子，咚咚地向街里跑去。她的那双很好看的大圆眼睛，顿时变得又严峻，又威武。王大媽从屋里赶到門口，不安地問道：“錦嫻，是真的又来了鬼子啦？”她头也不

回一下，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句：“叫你藏东西，你就赶快藏呗！”

于东海看着她那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，心里很满意，便回头笑着对田长生说道：

“看到吧？这才像个民兵干部哩！”

赵天彪人大步子大，转眼工夫来到了村团部门口，也把民兵紧急集合号吹响了。顿时，村里村外、山土地里，一齐骚动起来。人们都纷纷朝吹号的地点跑来。

出乎人们的意料，第一个跑来集合的，竟是那个还没有被正式批准的新民兵王俊家。他一张苍白的脸孔胀得通红，气喘吁吁地跑来问道：

“怎么啦？指导员，有情况吗？”

田长生点点头。王俊家转身就往回跑：

“那我就回去打裹腿、绑皮带去！”

这个人，于东海以前曾经和他打过不少交道，对他是比较熟悉的。抗战以前，他蹬着个车子，走南闯北做小买卖；鬼子来了以后，他也没歇过生意，经常推着车子在附近村子里到处串乡。有时候，他从根据地里偷偷地把一桶花生油运到边缘区的王家集上去卖；有时候，他不知怎么搞的，又能从王家集上偷偷地把一点洋药、洋布之类的鬼子“封锁物资”，搞腾到根据地里来。于东海带领着民兵，曾经几次到集上查过他的花生油；但也从他手里买过洋药和洋布……正由于他能买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，所以没有取缔他。他的参加民兵，使于东海感到惊讶，便问田长生：

“怎么，他也参加民兵了？”

田长生点点头：“要求了好几次啦。我们支部也研究过，还没批准。”于东海听了，摇摇头，笑着说道：

“这种人哪，在平常日子胆小如鼠；可一见了钱，连卖命也干。他怎么能干这个玩艺儿？”

“他说他要报仇。看样子他的决心还很大哩。”田长生说。接着，他便把王俊家要求参加民兵的前后情形，向于东海说了一番。

去年秋天，王俊家最后一次到王家集上做买卖，正在热闹的时候，鬼子来了，炸了集。大家跑的跑、窜的窜，他因为身边有货没跑迭，被鬼子捉住了。鬼子在抢东西的时候，发现了他车子上有不少的“封锁物资”，他们当场把他狠揍了一顿，还要拉他到村边上去枪毙。后来，他总算被几个熟人保出来了；但是，他的车和所有的货物却全都没了。

“他真的挨了打？”于东海问。

“真的。伤很重，回来养了一个多月才好了。”

“现在表现的怎样？”

“挺老实。不过，不象鬼子没走时那么积极了。”

“这也难怪，连你们当干部的也都不那么积极了嘛！”

于东海这么一说，田长生又觑觑地笑起来。于东海沉思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不管怎样，只要他参加民兵打鬼子，这总是一件好事情。不过，对这种人可不能过于信任了，应该多注意考验他一个时期。另外，这几天村子里的治安工作，你们支部一定要抓一下，要注意坏分子的活动！”

于东海带着小刘走了。民兵们的集合号仍然在不断地响着。

安静了很久的山村，重新在一种异样的兴奋中活跃起来了。

开罢了会，天已经快半夜了。

山村里弥漫着一片浓重的雾，天地间变得漆黑一团，连指头戳到眼上也看不见。

王俊家背着刚从村团部领来的爆炸器材，摸索着来到他高高的门楼子底下。他推开们，走进院里，咣啷一声摔上了门闩。

进了屋子，他擦着了火柴一看，桌子上那滴滴响着的小闹钟，已经指到十一点了。他点着油灯，疲倦地打一个呵欠，罵了一声：“操他娘的！”把领来的爆炸器材，“咚”地扔到桌子上。

妻子李爱娟在炕上睡得正浓，忽然被他的这个声响震醒了。她微睁着一双惺忪的眼睛，柔声問道：

“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？”

“又要打仗了啊！”

“呀！真的嗎？”李爱娟听了，慌地从被窝里爬了起来。

“难道这个事也好撒谎！”王俊家严肃地回答。

“啊！我的天哪！”妻子惊叫起来。

“你的天嗎？嘿，外面正阴得对面不见哩——天可是要变了。不过，变变也好：打雷下雨长庄稼哩！”王俊家意味深长地笑着說。

妻子不能理解这话的意义，只是张着一双恐怖的眼睛望着他。不过，她感到奇怪：鬼子要来了，丈夫为什么还这样高兴呢——就好象来的不是鬼子，而是他日夜盼望的高贵的客人一样……

“莫非說，他还想去做那搞騰私貨的买卖？不錯！那买卖